



《诗》中草木之

麦

沿着麦野奔向故乡

文 半文

载驰载驱，归唁卫侯。驱马悠悠，言至于漕。大夫跋涉，我心则忧。

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。视尔不臧，我思不远。

既不我嘉，不能旋济？视尔不臧，我思不閤。

陟彼阿丘，言采其蕓。女子善怀，亦各有行，许人尤之，众穉(xī)且狂。

我行其野，芄芃其麦。控于大邦，谁因谁极？大夫君子，无我有尤。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

——《邶风·载驰》

镜头很长，一直拉长，长至2600年。焦距，定格在公元前659年，卫文公元年，暮春，一个美好的名叫许穆夫人的女子，在时间的无涯的荒原上策马奔腾。马跑得飞快，在高高举起的皮鞭下，跑得和时间一样迅速，像一支暗箭，一头扎进荒原深处。

四周是风。无尽的风。挂在耳边，发梢，奔跑的骏马飞扬的鬃毛上。每一缕风，都在告诉伊，快，再快。要快到挣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，只一步，便回到故乡。女子心里这么想着，便不断地举起鞭子。举起，落下，甩鞭的声响，在身后，如大雨落下。

“载驰载驱，归唁卫侯。驱马悠悠，言至于漕。”

要回故乡去，吊唁自己的亲人，吊唁亡去的故国。那个亡国的君王，此刻，正静静地躺一抔黄土之下，无尽的黑暗，足够他去慢慢地回味自己的短暂的帝皇生涯。他并不知道，此刻，一个叫作许穆夫人的女子，正从遥远的许国，箭一样飞来。风在前进，麦子在后退。卫地遥远，奔跑的声音在大地深处敲出回响，一路向前。许国派出的人，自四面八方赶来，围堵堵截。不要去卫国，不要去卫国。一个亡的国，一个亡了的人。怎么抵得过一个存世的现实和理想？

“许穆夫人”这四个字，事实并非女子的名姓。但没有办法。那个亡去的君王，将女子嫁给许穆公，然后，伊便没有了自己。伊没有权力决定自己嫁给许穆公或是齐桓公，伊也没有权力决定自己是谁？叫什么？旧时，很多女子都这样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许穆夫人，齐桓夫人，晋文夫人……出嫁之后，女子心里有丈夫，有儿女，唯独没有自己。有人考证，许穆夫人，姬姓，但名字是什么？找不到。找不到的，不是伊一个，而是一群。这些无名的女子，历史没有记住她们，但她们，支撑了历史的背景和骨架。

此刻，女子的内心，装着丈夫，装着儿女，更装着故人、故乡和故国。那个破败的卫国和那个安静躺着的卫侯。故国被狄人所灭，卫侯轰然倒下，女子的内心，比一匹快速奔跑的骏马更加着急。奔跑的路上，每一秒，都是煎熬。没有谁能阻挡，一支离弦的箭，一双想要回到故国的脚步。许国大夫，赞同，或不赞同。堵，或者追。都无法阻挡。

“我行其野，芃(péng)芃其麦。”原野之上，麦子在蓬勃生长。风起，麦伏。风过，麦起。麦子是中原人的故乡。麦子磨成粉，粉做成馒头、

烙饼，温暖着一个饥寒交迫的胃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胃，是最初的故乡。伊穿行在麦子们中间，麦穗，散发出故乡特有的芬芳。看到麦子，伊就像看到了故乡。女子见麦子起起伏伏，内心忽有所动：这麦子们，也在奔跑，在赶赴故乡。

“麦，从夊。行遲曳夊夊也。从遲者，象其行来之状。”在商时甲骨文中，麦从来、从夊，从字形看，字下长着一双脚。所以，麦子是会奔跑的。据说来自天上，是上天赐予人类的最早的礼物。女子看到麦子，密密麻麻蓬蓬勃勃的麦子，心，忽然淡定下来。麦子在了，故乡就不远了。长满麦子的原野上，故乡已经有了坚定的方向。沿着一穗麦子，顺着麦芒，可以一直向前，就可以回到故乡。麦子，是一条归乡的路。

麦子会奔跑，故乡也是会奔跑的。卫国破碎，离乱的国人，奔跑过荒原，奔跑过黄河，奔跑过黄土高坡，在遥远的漕邑落户。过去，遥远是个很近的距离，几十里几百里，便需要用一生去奔跑。在瞬时百里千里的今日，我们无法理解2600年前的遥远。就像他们无法理解，2600年后，那么多人都回不去的故乡。

现代人没有故乡。因为太多次地搬动自己，一次又一次连根拔起，又一次一次在陌生的土地上栽种。“故乡”，已成为两个陌生的汉字。

女子的内心，故乡是具体的，是熟悉的，像一粒芬芳的麦子，滚圆、壮实，有淳朴的面孔和丰富的内心。此刻，奔跑的故乡远远地跑在了前面，女子要到漕邑。那里没有故乡的地，却有故乡的人。对于女子来说，故乡，重要的不是一块地，而是一群人。

是时。伊快马加鞭地奔跑在长满麦子的原野之上，衣袂飘飘，长发飞扬，远远看去，仿佛仙人。伊要奔跑着回到故乡，去吊唁故人，还要奔跑着，拯救故国。一往无前。无可阻挡。

是年，伊三十岁。旧时，这年纪，女子们或在家中相夫教子，或在随处抛掷闲愁。但伊在奔跑，沿着一穗麦子，向着故乡的方向奔跑。

伊终于回到了故乡，吊唁了亲人，游说了齐国，齐桓公出兵助卫，收复失地。

故乡，回到故土。而伊，卒于公元前656年，是年，伊三十四岁。伊奔跑的一生，不长，但奔跑的路，很长。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，也是全世界第一位。

伊把麦子写进诗，把故乡写成诗。



王方正 画

曹雪芹的笔下，《红楼梦》如同一幅细腻繁复的织锦，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深邃的情感与丰富的意象。而当秋风渐远，冬意悄然而至，立冬这一节气，在大观园中轻轻铺开了一幅别样的画卷。

立冬之时，岁月轻抚红楼中那些雕梁画栋，温柔地掀开轻纱幔帐。这一日，大观园中，风似乎比往常多了几分凉意，它不紧不慢地穿梭于亭台楼阁之间。天边初露晨曦，大观园中的湖面已结上一层薄霜，轻轻覆盖在往日的波光之上。

黛玉窗前，一枝寒梅悄然绽放，不畏严寒，傲然独立，恰似她那孤高清绝的性格，即便是在冬日，也要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她或许会轻吟一句：“寒梅最堪恨，常作去年花。”言语间，既有对过往时光的怀念，也有对生命易逝的感慨。

宝玉的怡红院里，海棠依旧，只是那绿意中已悄悄染上了几分枯黄，像是时间的笔触，在这繁华之地轻轻勾勒出一抹淡淡的哀愁。他站在窗前，望着窗外渐渐稀疏的景色，心中不禁生出几分感慨。宝玉房中，暖意融融，却也难掩窗外寒风凛冽。他或许会想起与姐妹们共度的春日时光，那时的欢声笑语，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寻觅。

立冬之日，宝玉或许会煮上一壶热腾腾的普洱，邀上几位知己，围炉夜话，谈诗论道，试图用这份温情驱散心中的寒意。然而，那份挥之不去的哀愁，却如同窗外飘落的雪花，无声无息，却又

红楼梦里的立冬

文 张宏宇

无处不在。立冬对于宝玉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更迭，更是对过往繁华的一种沉思，一种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。

王熙凤的精明强干，在立冬这天似乎也多了几分柔和。她会吩咐下人，为大观园中的每一位姑娘、婆子准备足够的炭火与冬衣，确保这个冬天，府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一丝温暖。在她看似铁石心肠的外表下，实则藏着一份细腻与温情，正如冬日里的一抹阳光，虽不炽烈，却足以照亮人心。

黛玉的潇湘馆内，竹影婆娑，清冷的月光透过竹叶的缝隙，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陆离的光影。她轻抚着琴弦，指尖流淌出的旋律，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暖流，既温暖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。立冬之夜，她的思绪随着琴音飘远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与那些逝去的日子重逢，再续前缘。

而宝钗的蘅芜苑，则是一片宁静祥和。她坐在窗前，手捧一卷诗书，偶尔抬头望向窗外，只见几片落叶随风起舞，最终静静地躺在青石小径上，铺就一条金黄色的路。在她的世界里，立冬不仅是自然的转换，更是一种内心的沉淀，是对生活琐碎的超脱，是对未来日子的淡然期待。

大观园中的其他女子，无论是温婉贤淑的宝钗，还是活泼可爱的湘云，抑或多愁善感的妙玉，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迎接这个冬天的到来。或刺绣，或烹茶，或抚琴，每一个动作，都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，充满着对美好的憧憬。

整个大观园，在立冬这天，仿佛被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。园中的每一个人，都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这个节气，或喜或悲，或思或悟，都在这一季的轮回中，找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答案。

立冬，是大自然的一次温柔转身，从繁华渐入寂静，从热烈归于清冷。在贾府这个钟鸣鼎食之家，立冬更是一场关于时光、情感与命运的细腻铺陈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立冬是一个情感的节点，连接着过去与未来，温暖与寒冷，繁华与凋零。在这个季节里，大观园的一草一木，一人一事，都化作了永恒的记忆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诠释着生命的意义，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镌刻在历史的长卷之中，供后人细细品味，无尽遐想。

立冬已至，大观园中的一切，仿佛重新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它静静诉说着，关于时光、关于情感、关于命运的永恒话题，让每一个读者，都能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园子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与共鸣。同时，也让我们从中学会了珍惜眼前的美好，在面对生命无常时，能够保持一颗平和与坚韧的心。

